有以順天下之正理如是而革宜其外无媿于人内无媿于心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極言而贊革之大也革是徹底從新鑄造非止補苴罅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是如此順乎天者順理也順天應人之革就革命上說言順天理應人心後世務名不務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相承而罔察至以為尊號其失遠矣楊氏曰革者聖人之不得已豈細故哉故曰已日乃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歴明時

澤火相滅變革之象治歴明時所以推天運之變革也夫時序之變朝晝夕夜之迭運弦朔晦望之相代春夏秋冬之相易元會運世之不窮此變革之大者君子治歴數以明之使夫一歳之内氣之二十有四候之七十有二刻之三千六百者皆煥然以明三歳一閏五歳再閏極之於章會統元皆有以推究其變革之所以然此又體革象之大要也朱氏曰日火也

及其已革人駭之典章有不容不新也人或以變亂舊章而議我文物有不可因循也人或以不合古不通今而訕我或可以整頓乾坤於一轉移間或可以動搖人情於一呼吸頃毫釐有差天壤易處吁甚可畏也況變革之初物論不能遽泯人情不能遽安事功不能遽成執持至理尚庶幾焉所守不堅階之為禍革之為革豈可輕乎變革之事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動方可以无悔今革之初九以時則

初也動于事初而无審慎之意以位則下也无援居下而有僭妄之咎以才則剛也躁于用剛而无體勢之重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故聖人戒之曰鞏用黄牛之革謂宜以中順之道自固而不妄動可也象曰不可以有為也以初九之時位與才皆不可以有為也後世商鞅之徒持刑名之學以為紛更之舉變法易令當時苦之卒於毒天下禍其身此皆好革之說敗之也晁錯起七國之禍豈非好革乎

吾君已有可革之之日而主之吾乃可以贊而革之
庶无紛更躁動之失曰征吉无咎不進則失可為之
時為有咎也象曰行有嘉也守臣道而不為革之先
又不失可為之時行則必有嘉慶也楊氏曰季孫問
二邑之叛然後孔子可以陳墮費之言趙鞅无君命而
逐君側之惡人則春秋以為叛六二獨得而專于革
乎伊川曰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
已日乃革之也

志君獨不信吾志乎豈惟君信之天亦信之雖然改命不可許也非誠有其志者不可改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革之九四曰信志也志不在于興漢則罷兵歷下之後韓信不可以改命而伐齊志不在于辱楚則致田犫櫟之命子躬不可以改命而却鄭曰九四聖人何以許其改命也曰九四兑說之體能以陽剛而處四之柔順豈犯上而侵君者故許之也然則九三有為而聖人沮之九

四不為而聖人勸之何也曰九三所謂由也兼人者也九四所謂求也退者也革以改為義改君命亦革之一也故于九四發之伊川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應革之至也以九居四剛柔相濟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革之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也或曰

致知意有未誠變而誠也心有未正變而正也身有未脩變而脩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之謂也文質彬彬不待占決而有孚于人心也即虎變以觀九五新民之實則明德於一家而家道之不齊者變而齊焉明德于一國而國俗之不治者變而治焉明德于天下而天下之不平者變而平焉康誥曰作新民此之謂也文化昭昭不待占決而有孚于人心也革之九五其湯武革命順天應人者歟象

令也已革則患乎不能守故至革之終而以征則凶宜貞固以自守則吉也夫風化未行革道不可以不為風化已行則革道不可以過為自人心言則反道敗德之俗不可以不革賊仁賊義之風不可以不革天下既已歸于仁義道德之中夫復何革自人倫言則父子兄弟之未孝慈友弟夫婦朋友之未有信有別不可以不革天下之人倫既正夫復何革是故文章之宣著德行之炳明此君子之豹變也刑憲之不

敢犯非僻之不敢縱此小人革面也如是則愚賢皆化
革而為善夫復何革象曰其文蔚也又曰順以從君
也雖然君子素禀剛正之資者也何待於變革小人
亦受天地之性也何止於革面君子資禀雖得其正
者清者然未至于聖人亦不能无氣質之蔽以賢如
顔子亦不能无有不善則復禮從善猶待變也以賢
如曾子亦不能不魯則省身求道猶待變也此君子
之所以豹變也小人固皆具此上帝降衷之性然氣

質濁惡自暴自棄與聖人居終不可化者以堯不能化有苗其來格者亦革面耳以舜不能化有象其烝乂者亦革面耳此小人之所以止革面也然君子豹變則固可以自守而不可以復責其為過高小人革面則當容其強善而不可治之已甚此聖人道化之標的大易示人之本吉也伊川曰天下自暴自棄之人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于善謂之下愚考其歸則誠愚

也然心雖絶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朱氏曰九三征凶貞厲上六征凶居貞吉下三爻革獘獘去當守之以懼上三爻革命命定當復其常故曰征凶居貞吉又曰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此言卦之才足以致元亨也天地之間物物有理聖人見之衆人昧焉蒼璧一器耳聖人則見其有象天之理黃琮一器耳聖人則見其有象地之理鼎一器耳聖人則見其有元亨之理是果何哉聖人格物之

精窮理之妙雖渺然一介之微可以求其精義雖塊
然一瓦礫之賤可以見其妙道盤一微物也勒聖人
之銘則日新又新之理存衣一微物也入聖人之
經則正直方義之理具以鼎為烹飪為法象之具豈
不可以推其元亨之理歟今吾即鼎之體用而求之
鴻荒之世茹毛飲血聖人範金合土制鼎之器以木
巽火成烹飪之用則鼎者火化之元勲一初既立而
萬法類從豈不可致元亨乎以其烹飪以享上帝大

心以新君德持忠言以新國論此人臣所以亨忠讜之道也學問以新而日益聚辨以新而日明此聖賢所以亨吾心之理也此革之後所以受之以取新之鼎鼎之卦所以承乎去故之革于此可以觀聖人之旨意矣蔡氏曰烹飪鼎之用也變腥而熟變堅而柔烹飪不過祭祀賓客之事而祭天者莫大于上帝賓客者莫重于聖賢此卦其變為屯卦其象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為足中實為腹中實受物在中之象對峙

于上者耳也横亘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鼎之象其占則元吉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烹飪之象君子體象以立正位象鼎之端正也以凝天命象鼎之安重也大禹鑄九鼎以鎮九州禹其體之以正位凝命其後鼎遷于商鼎遷于周楚子問鼎于周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

之輕重未可問也此亦正位凝命一說洪氏曰鼎大器也重寶也故取以喻神器天位天命以神器言之凝如至道不凝之凝天位不正則傾天命不凝則覆正位以離之南面也凝命以巽之號令也人主臨朝必端莊安重如鼎之不動然後可以凝住天命此鼎之大用也劉氏曰黃帝鑄鼎于荆山訣曰鼎鼎非金鼎鑪鑪非越鑪離從坎下發兑向土中居三姓既會合二味自然俱固濟胎不洩變化在須臾抑乃所謂

正位凝命元吉而亨通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此言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秦穆殽函之敗反以成悔過之功漢高百戰之敗反以成造漢之功豈非因敗而得為功之理也傅說賤居版築動心忍性之餘反得相商之道膠鬲困于魚鹽動心忍性之餘反得相周之術豈非因賤而得為貴之道耶鼎之初六

水之變舉舜而敷治舉禹而平水土迨至地平天成黎民時雍此因憂而為樂也商周之季民墜塗炭而聖人囚夏臺狎侮五常而聖人囚羑里湯伐夏而人紀以脩周伐商而彝倫以叙是雖聖人處不得已之變而其商周之治功乃在焉此因亂而為治也春秋之世邪說暴行又作孔子歷聘齊魯宋衛之邦而不偶戰國之世楊墨塞路儀秦恣行孟子周流齊梁之邦而見迂濶身窮道晦亦甚矣然六經之道範模萬

世七篇之書標凖千載此因晦而致明也此與鼎之顛趾而出否得妾而因得其子者无以異也反之吾身因辱而去不仁者此理也因危而去險行者此理也因小懲而去不義者此理也因惡聲之反而去惡聲之出者亦此理也以顛趾而喻得妾之賤以其子之貴喻出否之功聖人之所以目擊而道存者妙矣象曰未悖也又曰以從貴也顛趾者悖然因而出否以從貴未為悖也從貴應四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于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與五為應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彼必相求我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夫冦陽者陰仇正者邪君子所以遠小人者以其便佞得以近我則轉移我正志汙辱我正流我將不能全至正之實

善柔得以親我則轉移我剛正沮撓我剛明我將不能全至剛之實邪僻得以親我則邪說有以毒吾心僻辭有以搖吾守我將不能全知言之實九二謂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者蓋謂初九以不正而比我是我仇敵而有疾惡者也剛中自守而使初不能就我是我仇之不我能即而吉也象曰愼所之也又曰終无尤也謂謹其所往而不比不正所以无尤也昔者夫子之于周於佞人必遠于三損不友何凛然其甚

嚴也然在當時茍有可仕不必皆賢君茍有可交不必皆賢卿大夫茍有可教不必皆賢子弟不為已甚之事不為潔身亂倫之舉何温然其甚恕也蓋夫子如元氣其小人不能即者泰山之巖巖也其度量无不容者千頃之汪汪也不然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又流于伯夷之隘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此言君子有剛正之德始雖未通終必能通也自古抱才德者其通塞不常久矣窮而在下以其握瑜懷瑾世莫識其真陳道獻忠君莫然其信樂道于簞瓢退藏于巖谷此孔孟不得志于天下者所為也達而在上以其生逢主眷身都顯號都俞于廟堂而謀議伸霖雨于蒼生而膏澤洽此皐夔稷契得志于天下者所為也若夫已有剛正之才不幸而不偶于時則有時而否者固有時而泰也今五為鼎之主三越五

而應上失其應也五則中而非正三則正而非中失其同也五為鼎之耳三為鼎之腹與耳革異也與五異則其行不通于五矣行不通于五則如有雉膏之美而不見食于人然以九三如是之剛正九五如是之虛明亦豈終不合者中正雖有異用然正亦所以為中中亦所以行正以剛正柔中之相濟正猶陰陽之和合其始雖不能有同心胥契之慶其終固有陰陽和合之象矣其始雖有如雉膏不食而有不足之悔

其終固如方雨虧失其悔而吉矣象曰失其義也失其相求之義也伊川曰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膏甘美之物象祿位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而食之也楊氏曰九四塞之于前六五改之于上故不食九三之雉膏然六五明主一旦而悟如雨沛然而下則豈終不食九三之雉膏哉魯平公見孟子樂克啓之也不見孟子臧倉改之也雖然暗主用賢之意可改而明主用賢之意不可改

六五明主也九四其終能改之乎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四居大臣之位所用者初六陰柔之小人不勝其任至于敗國如鼎折足傾覆公上之餗餗鼎食也其形渥凶渥赧汙也可羞愧之甚凶之道也夫天子所以委任大臣者秉鈞當軸民具爾瞻上應恢台下刑百辟位如此其甚尊陰陽造化賴之燮理國家治化賴之洪宣謀如此其甚大係天下之安危膺天朝之付

託任如此其甚重今九四所居者大臣之位所任者天下之重乃德薄知少力小而不足以勝之下比初六陰柔之小人是元顯與反覆之牢之以圖靈寶袁粲與惜身之褚淵以圖蕭道成晉宋之亡覆公餗也顯粲之誅其形渥也信如何也言信任小人其禍何如哉深戒之也雖然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有此心則不可使有羞惡之事天下皆知羞惡之為善端而不知有羞惡之心而能无羞惡之事者是也有羞惡之

心而果有羞惡之事者非也九四之鼎折足其形渥
凶是有果可羞惡之事者矣是以凶也係辭夫子釋
此爻曰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
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
任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五在鼎上耳之象也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
二應於五來從於五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色

黄故為金鉉鼎之舉錯在耳黄耳而加以金鉉是君臣相得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故曰利貞夫鼎之舉錯耳不可以无鉉國之舉錯君不可以无臣鼎之二五不惟上而培植國本經理事幾利于正固雖下而養育羣生布告四方亦不可以不正不惟精而講明聖學植立聖化利于正固雖粗而發諸號令達諸刑憲亦不可以不正不惟無事之時粉飾太平潤色鴻業利於正固雖有事之時捍禦外侮掃除妖孽亦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鼎以上出為用上以陽居陰剛而能柔玉鉉之象剛柔適宜動静不過居成功之終善處者也故大吉而无不利且鼎之玉鉉者盖取剛柔有終之義也剛柔有終以玉喻之見其温潤而澤有仁存焉縝密以栗有知存焉廉而不劌有義存焉垂之如隊有禮存焉玉之為德其剛柔有節也如此上九之為德其剛柔有節也亦如此此德可以貫初終安有終之不吉利乎

象曰剛柔節上居功成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
大吉无不利也上九其功成身退之大臣歟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此言不失性情之正則可為人神之主性情雖統於吾心而人神亦關于吾心也震之所以震來虩虩者謂其當震動之來虩虩然而恐懼也一言一行唯恐其不協于善言善行也一政一事唯恐其不協于實政

實事也懼人慾之害天理則不敢以人偽乘之懼功利之害仁義則不敢以功利間之其所虩虩者如此則懼其所當懼者情之率乎性者也恐懼虩虩而又笑言啞啞者善言善行之不悖乎理實政實事之不違乎理无人慾以害天理而真樂裕如也无功利以間仁義而至樂藹如也其所以啞啞者又如此則樂其所可樂亦情之率乎性者也夫其情之率性凡人之有心者亦同此理也風韻足以風勵之仁聲足以

聳動之德音足以警救之震驚百里而人心莫不我
服神明亦不能外此理以此心而守宗廟豈不足為
宗廟之祭主以此心而守社稷豈不足為社稷之祭
主不喪匕鬯而吾心自有所守震之一卦一陽動于
二陰之下陽生于下而上進有亨之義震為雷雷聲
一震可使羣蟄之盡啟震為東東者四方之首生物
之始震為春春者四時之首生物之長震為木木德
一盛可使羣枯之復榮震為仁仁德一暢可以發生

萬類震為長子長子有主而保泰為動而恐懼動而奮發恐懼而脩省皆可以致亨一動之間能懼而敬則動皆中節出而鎮服人心致百里之咸服者吾心足以服之也出而典司神祀不喪匕鬯吾心之无所失也于此見吾心一太極也人心亦一太極也鬼神亦具此太極也感應之微渾融無間心乎心乎其天下從違之樞鬼神有無之會乎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言能恐懼以致慶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昔成王感風雷之變而省其疑周公之德則庶幾于能恐懼脩省者夫子聞迅雷必變則踐其言者處震之位者能以是為心則能虩虩以啞啞而可以膺神人之托矣脩省者恐懼之功用脩其身省其過則无恐懼矣體震以恐懼體洊震以脩省昭然上帝之臨而无貳心此震之用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之用在下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也在卦之下處震之初如震之來若能以恐懼而周旋顧慮虩虩然不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因恐懼而反致福後有則者喜而不失節也蓋喜與懼異懼乃所以為喜幸與慮殊慮乃所以為幸能懼而動動而合義是可喜也故動而正曰道匪仁匪義匪禮匪智皆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于動之初而不憂邪動之辱辱至而憂如辱何於動之初而不憂邪動之害害至而憂

如害何唯憂辱于未辱之初者可以无辱唯憂害于未害之初者可以无害无辱无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然不知恐懼于其初而自墮於悔則慮不周于千里之外禍必生于几席之内以故君子謹動彖申彖辭言其義一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億十萬為億

貝所有之資其來也盛故大喪其所有然二柔順中正足以自守能升于九陵以避之故勿逐七日得事既終時既易當自復也夫應天下之動者主乎靜應天下之變者主乎常有安危者時也道在吾心不與之俱危有得失者物也道在吾心不與之俱失六二下乘初九之剛瞻前顧後適值仇敵窺伺我藩籬逼近我堂奥殆哉其淪于危也藩身之具人將奪焉潤屋之資寇將攘焉蕩哉其大失也然六二柔順中正

也天下豈无才稱其位者乎鮑叔遜夷吾子皮遜子產去无才得有才豈惟无災眚國之福身之福也蘧子馮不為令尹蔡謨不拜司徒可以无眚抑可以為次矣吁世之无才无德貪禄戀權不能去位以妨賢路至于敗國喪身喪家者于此亦可以觀震六三之義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以剛處柔失剛健之道以一陽之孤陷重陰之

光武以之而中興況盡中道之極者乎震之九五當震之時其四方騷驛而國无寧息之時歟其邊方孔棘而中外揺動之時歟往而之彼則敵國外患四顧坑谷抑何危也來而之内則心腹内憂禍起蕭牆抑何危也然聖人遽予之以大无喪有事者何也居君之位應時之動在我者得時中之義把握大權轉移大勢罔不在我則亂可治危可安否可泰是惟无往往則无失而有功是惟不來來則无失而有功象曰危

行也又曰大无喪也危行而至无喪是動而有功也其樞要亦曰在中而已矣億度謂圖慮深思以求不失中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六陰柔不中不正之資處震動之極意氣索索視瞻徊徨故征則凶也若能震懼于禍未及身之前則不至于極矣故得无咎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

懼而能改之道一則勉其警懼當急之義一則言其警懼已緩之失恐懼之當急者在于畏鄰戒致不中以為中易不善以為善恐懼之已緩者在于不能援鄰難而至于婚媾有言是非聖人開人以利已而不利物之塗也事之已極勢之已去力弱質柔上六豈能大有為哉茍能其次亦可矣象曰畏鄰戒也嗚呼江亡而秦穆懼吳亡而晉國弔其知所謂畏鄰戒而无咎者歟

之見其可賤也欲踈遠之見其親已也則欲譽之見
其踈已也則欲毀之惟行乎庭除有人之地而不見
其人則貴賤在庭吾行其庭如不見其貴賤親踈在
庭吾行其庭如不見其親踈人之行而忘物此則不
徇於私交不牽於係應无好也无惡也无毀也无譽
也貴賤窮達待之无異意會通隆殺待之有成禮其
行之止又如此咎何從而有是則內而正已外而應
人出入雖萬變而當止之理不以出入而變也顯而

致用藏而斂用行藏雖萬變而當止之理不以行藏
而變也内欲不動反諸己者皆天理之渾然外物不
累應乎物者皆天理之各當不容心於私己不容心
於徇物艮止之无咎如斯而已耳或曰君子之行止
如背止其止若是則死灰其心槁木其形矣曰君子之
止非曰耳无聞目无見而淪于虚寂也非曰品節不
明菽粟不辨而蠢然无知也亦曰吾心之義理準則
一定雖行己接物不過止此之止耳如太虚澄定雖

雨暘不同而直體不遷如高堂懸鏡雖妍醜紛然而明體不易此君子之體艮行止則在時所止則在我自聖道之无傳異端之肆起其行己而動於私欲者不足道也而一于忘我者必欲昏此心于寂滅无知之境其應物而累于私交者不足道也而專于忘物者必欲絕物于息交絕物之際吾恐聖賢之所謂止者不如是也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言動靜各止乎道而其道之顯

動唯背不動取止之義不獲其身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為利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只為不見此身方能如此明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其所當止也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乃艮其背之效驗胡氏曰心動則形躁神止則形和艮卦在先天丑寅之位艮其背不獲其

于萬事各有當止之則當剛而柔當柔而剛當行而
止當止而行皆思出其位者也彼以諸侯而僭天子
之事大夫而僭諸侯之事士庶人而僭大夫之事皆
于艮之象未之思也類而推之士農工商不安其業
亦思出其位者也不出所居之位自樂日用之常所
以用重艮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止之爲義有知至之說有知終之說方其未得所止

之任能脩其身而不能得夫治國平天下之任能居廣居立正位而不能得志與民同之是非君子之心也昔孔孟之轍環天下奔走於魯衛之邦周游于齊梁之境皇皇乎欲引君于當道而言之不聽諫之不行聖賢亦為之栖栖亦為之不豫色皆不拯其隨而不快于心者也象曰未退聽也言上之人不退而下從也楊氏曰古之人于其上之不善有拯而隨者有拯而不隨者有先隨而後拯者有先拯而後隨者有

不拯而隨而心不然者龍逢比干拯而不隨也楚靈王之問子革先隨而後拯也伍被之答淮南先拯而後隨也蜚廉惡來不拯而隨也君曰好色亦曰太王好色君曰好貨亦曰公劉好貨不拯而隨而心不然也六二柔不勝剛下不勝上不拯其隨非樂隨也外不得不隨而中不得已也故曰其心不快又曰未退聽也言其雖不得已而隨亦未肯退聽其上之輕重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膂也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

為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確乎止而不能進退艮其

限則不得屈伸如人身列其夤上下判絶不得相從

厲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于一其堅

强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絶其危甚矣故厲薰心

夫通變而不窮者可與言止泥常而不達變者不可

與言止隨事而定以理者可與言止守一節而不通

者不可與言止盖止所以為安進而止乎道則進而得所安退而止乎道則退而得所安鄙執而堅凝過剛而不中執中而無權皆非所以為安也九三之固止是猶告子之不動心而外義尾生之守信而忘身其視世之從容暇豫心廣體胖與道周旋者豈不大相逕庭耶象曰危薰心也雖然九三亦何必自危其心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使九三能退聽乎六二之柔順則柔順可以安其心能退聽乎六二之中正

則中正可以安其心出乎坎窞之險達乎坦塗之安矣為九三者正不必自危其心也大凡古之人不動其心善養吾浩然之氣而已進退綽綽有餘裕其心豈易動哉九三知止之止而不知无止之止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四當大臣之位以陰柔而遇柔中之君不能止天下之所當止然以陰居正惟能自止其身故无咎然僅能善其身豈足稱大臣之任大人者正己而物正盡

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之一言尤不可輕發漢武輪臺之詔德宗奉天之詔皆以空言而感動天下轉移人心夫豈可以易言哉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九以剛實居上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能厚其終止之至善而篤實者也故吉夫厚之為義人道之所止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漸進也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學者之進於道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凌節犯義凶咎隨之然禮義廉恥之重天下國家之本无若女之歸也故以女歸為義然所以利者

在于貞正也娶妻者非婚則不得非卜筮則不從納采問名納吉納成請期親迎莫不以漸女子之嫁也母醮之房中父命之阼階諸母戒之兩階之間三月廟見而後成婦亦必以漸如是而歸則正以奉宗廟以事舅姑以厚人倫以主中饋以綿家慶則固粹然而有吉也若夫來即我謀至于頓丘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于漸進之道何在安得吉乎因女之從夫而推臣之從君亦猶是也臣之進也必思吾道德學問謀

謨文物果足以啟沃君心利澤生民然後進于其位
則以重社稷以正風俗以興正學其風節自粹然而
无玷也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申卦名與卦辭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以卦變釋利
貞之辭自渙來者九進居三自旅來者九進居五皆
為得位之正以正道而正可以正邦國至于天下也
孟子進仁義之說于齊梁之君進以正也商鞅之進
說孝公其始進以帝道其中進以王道其終進以伯

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君子深見遠識則處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正也伊川曰夫征不復則失漸之正從欲而失正離叛其羣類為可醜也卦之諸爻皆无不善若獨失正是離類婦孕不由其道所以不育也所利在禦寇謂以順道相保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亦使小人得不陷于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故曰禦寇非理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閑所謂禦寇也朱氏曰人之所

氣烝雲漢聲撼山岳四不如九三之英邁崇岱壓卵滄波灌螢四不如九三之威武諫古烈烈上磨帝閽四不如九三之風節為大臣者以柔順之資俯視乎剛明以魯質之才而下臨乎彥聖抱謀畧者與我角智能負英氣者與我逞剛勇不亦難處乎若以勢位臨之則豪傑磊落之徒視勢位如草芥若以富貴誘之則發強剛毅之士視富貴如鴻毛然乘剛雖非四之所安而順巽則四之所安也剛德之至吾前者翕

受而拜嘉之則雍容揖遜之風興同列矜功之念消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其漸之四歟以王渾之忌刻而居王濬之上則有相惡之患以師德之度量而居仁傑之上則有相好之美象曰順以巽也雖然豈特六四之不可以不巽順也為大臣者正使有高明剛健之德不以巽順行之則為恃己為愎諫為傲物其不安固有不可勝言者剛健可以制己私排姦佞若夫禮賢下士

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夫正者婦之德孚者婦之功與其汲汲于有功寧使汲汲于守正也茍得其正則可以供采蘋之職可以正鵲巢之風其為孚也能繼宗祧之嫡而綱常之道正焉茍失其正則為桑中之淫奔為溱洧之相謔其為孚也亂宗祧之嫡而綱常之序紊焉臣道亦然明其道不計其功待其枉應者去則正應者合而磐石宗社之事功自若也正其誼不謀其利待其異志者去則同志者合而潤澤四海

之民功自顯也五之與二同道相合即鴻鴈之雌雄
相求者也然間于三四是隔其交也待以悠久至于
三歲之久中正有必亨之理睽異有必合之時邪豈
能終勝哉象曰得所願也君臣相合魚水一堂得其
所願乃漸之吉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
吉不可亂也

羽鴻所用以進也上九在至高之位于漸之時居巽

世而志在乎一世之表偉量服乎天下而識超乎天
下之外進而行道則可羽儀乎天朝退而明道則可
羽翼乎萬世清風高節起懦激貪視天下之物无足
屈其心而動其志斯人也其伊尹耕莘野者歟其伯
夷居東海者歟聖人謂其羽可用為儀真見其可貴
而不可取可尊而不可褻豈富貴之鴆所可毒豈利
名之羈所可束哉然天下固有名似而實非者亦有
迹高而心卑者山顛水涯豈无好高之士然不可以